

蔡|骏|经|典|悬|疑|小|说|系|列

每座城市都有一个蝴蝶公墓，隐藏在城市边缘的某个角落。
它是城市的另一个中心，是幽灵们聚会的地方，是地狱与天堂的窗口……

蝴蝶

Butterfly
Cemetery

蔡骏

著

公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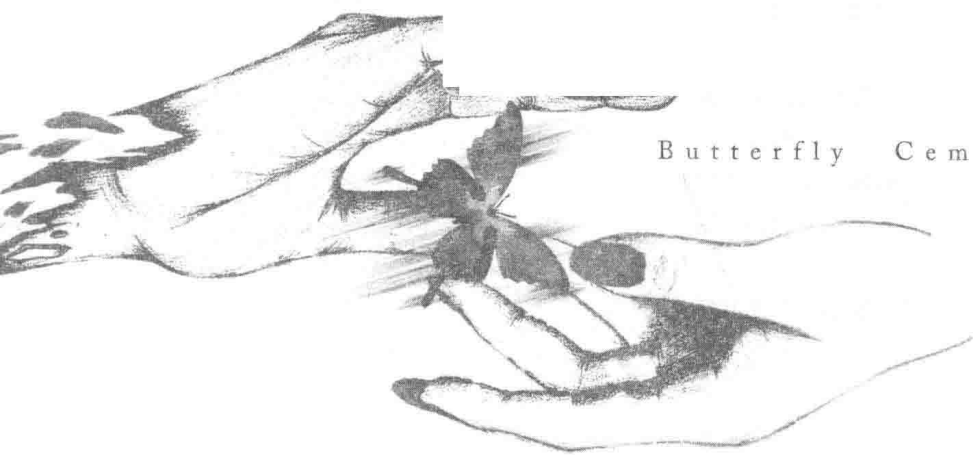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蝴蝶公墓

蔡骏
著

Butterfly Cemetery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蝴蝶公墓 / 蔡骏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7.9

ISBN 978-7-5596-0775-1

I. ①蝴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6985号

蝴蝶公墓

作 者: 蔡 骏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徐 鹏
封面绘画: 方块阿兽
装帧设计: 文莱设计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7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7
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775-1
定价: 36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蝴
蝶
公
墓

词：
蔡
骏

白：三千年前，你一睡不醒

你在地底潜伏
我在人间等候
你吐丝作茧自缚
我望眼欲穿孤独
任沧海换了桑田
石烂海枯
一场梦做了三千年
唯有誓言永远不变
相约在蝴蝶公墓

白：在这个冷酷的夜

我走进荒凉废墟
看见墓碑上
刻着一对美丽蝴蝶
刹那间月光掉下眼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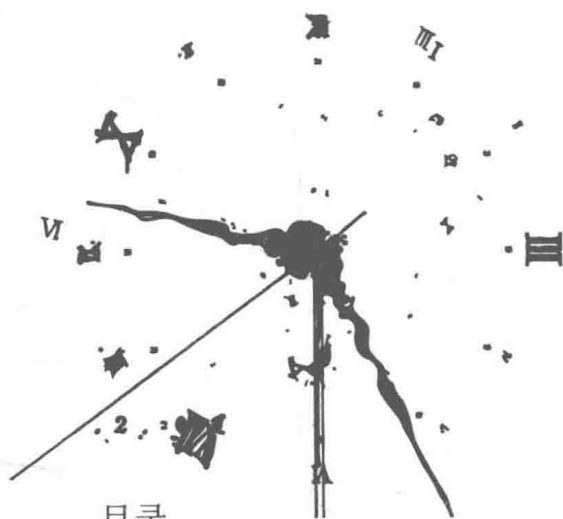
打开传说中蝴蝶公墓
今夜灯火无比灿烂
你身着七彩蝶衣
走遍茫茫尘世翩翩飞舞
打开传说中蝴蝶公墓
但愿时间就此凝固
你我用翅膀祝福
走遍前生今世梦魂几度

白：三千年后，你从梦中复活

特别声明
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不可能有雷同，
抄袭盗版者将受到“蝴蝶公墓”的诅咒！

contents



目录

引 子	001
生命的第一层 卵	005
生命的第二层 虫	021
生命的第三层 蛹	099
生命的第四层 蝶	187
尾 声	235
走出蝴蝶公墓	241
番外篇 蝴蝶公墓前传	259

引

子



“今夜，他将复活。”

“你说谁？”

“嘘——”牙齿间发出哆嗦的碰撞声，在漆黑的病房里清晰可辨，一个幽幽的年轻女声吟道，“他来了……”

房间里立刻鸦雀无声，几个人全都缩进被窝里。

1秒钟，10秒钟，60秒钟，那个声音渐渐从走廊里传来——“笃、笃、笃”，准确地飘进柳笛的耳朵里，她将脸深埋在自己的枕头里，生怕会有一只手掀开她的被子。

“咿呀——”

门轴转动的声音响起，那个脚步声进入了病房，隐隐有道光隔着被窝亮起，但谁都不敢睁开眼睛把头探出被子。

少女柳笛几乎要把嘴唇咬破了，她感到那个影子就站在自己的床头。影子凑向她的枕边，伸手抚摩着她的身体，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被子，却能感到那双冰凉的手掌。

半个身体都要被冻僵了，她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，将头伸出自己的被窝。

刹那，时间凝固。

幽暗的光芒猛刺入瞳孔，如猫眼般疾速扩大，将那影子完全摄入脑中……

10秒钟后，病房里恢复了一片漆黑。只是房门还敞开着，诡异的夜风呼啸而入。

有人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道：“柳笛，你看到吸血鬼了吗？”

“我看到了。”

“上帝啊！”另一个人也颤抖着睁开眼睛，“吸血鬼长什么样？”

柳芭依然睁大着眼睛，灰色的眸子里荡漾着波光，嘴角微微翘起——

“非常迷人！”

“愿主宽恕你！”一个满头白发的病友在胸前画着十字，嘴里念念有词，“让吸血鬼下地狱去吧。”

18岁的柳芭穿着睡衣下床，来到子夜的窗户前，在病友们怨恨的目光中，她打开了紧闭的玻璃窗。

窗外是一片墓地。

她看到了数百个十字架，密密麻麻地竖立在地面上。有的泥土早已被雨水冲走，露出地下浅埋的棺木。一片奇异的白雾笼罩着墓地，几块高大的墓碑宛如站立的死人。她的心里重重一沉，这也是病房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原因。

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上，猫头鹰发出可怕的叫声，扑向墓地里肆虐的老鼠。

柳芭抬起头，一轮月光异常明亮，轻轻洒在她苍白的脸上，也照亮了这片荒凉的墓地。

月光照亮的她的嘴角处，隐隐有一道红色的血迹。

两年前，16岁的柳芭搬进了这间病房。卡申夫院长说她得了肺病，必须要在医院长期休养，否则很难活过20岁。面色苍白的她经常咳血，她常常站在镜子前顾影自怜，院长女儿伊莲娜是她唯一的朋友。有时她半夜偷偷打开窗户，看着外面荒凉的墓地，感到有个黑影从地下爬出来，伸出一只雪白修长的手……

他是吸血鬼。

白昼在坟墓中睡眠，夜晚爬到人间作恶，骗取少女们的爱情，吸取少年们的精血——他就在我们中间。

是的，柳芭看见他了。

看见他黑色的头发和眼睛，同样苍白的脸上，有一对鲜红诱人的嘴唇。

她还要再见到他，投入他的怀抱，轻吻他的红唇。

柳芭光着脚丫走出病房，穿过那道悬空的“天桥”，月光从玻璃顶棚落下，将她冷冷地沐浴了一遍。

正当她等待他的出现时，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几声惨叫。

凄惨的尖叫响彻夜空，如锋利的手术刀划破胸腔取出心脏时的啸叫！惨叫声还在继续，死亡的空气从病房里迸裂而出，飞溅到医院的每一个角落。

她的心似乎也被挖了出来，扑通扑通在破裂的胸腔外战栗。

1分钟，2分钟，5分钟。

战栗在继续，惨叫在继续，吸血鬼在继续。

终于，柳笛挪动步子回到走廊，循着最后那声尖叫的方向，来到有大壁炉的房间里。

壁炉里燃烧着绿色的炭火，照亮了她的眼睛，也照亮了那个“人”。

“晚上好，柳笛！”

一张微笑着的嘴唇，一抹淡淡的血迹，一双幽深的目光。

四分之一秒，在柳笛恐惧的尖叫声中，锐利的金属刺破了她的心脏。

生
命
的
第
一
层



卵

命运，犹如眼前没有尽头的路。

子夜0点整。

车窗外是茫茫黑夜，只有零散星光点缀。对面偶尔开来一辆卡车，灯光晃过，令人目眩。这辆3.0的越野车一路颠簸，后排的数码摄像机也晃得厉害。

副驾驶座上的女孩回过头来，脸庞居然是暗绿色的——原来夜视灯正对着她，女孩长得还不错，长发围着20岁的脸颊。

雨点砸在挡风玻璃上，大光灯照着双向四车道的路，两边是郊区的绿化带。十字路口既没有红绿灯，也没有路牌。开车的小伙子放慢车速，犹豫间做出了选择。

“确定左转吗？”

越野车里有两女一男，坐在后排的女孩端着DV，用夜视模式摄下这一切。

突然，前排的女孩回头喊道：“冰雨，你快看！我们晚上9点钟就经过这里了，现在还在这鬼地方转圈——开进黑煞阵了吧？”

男人终于暴怒了：“你再敢说一句，我就对你不客气！”

这气势终于让她安静下来，没有人再说话。越野车在午夜的路上开着，DV画面也稳定了许多，只有发动机在轰鸣。挡风玻璃上的雨点越来越密，雨刷像扇子一样刮来刮去。这样的野外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老的奇怪传说。

前方，灯光渐渐亮起，路边出现了一些厂房，还有些高楼隐藏在夜色中。

“快到家了吧？”前排女孩忍不住问。

突然，车前灯扫过一个路牌。

后排的女孩叫冰雨，她立即喊道：“等一等，看看路牌！”

男人本来已经开过去了，也马上刹住车，把车倒回去几米。

终于，车窗边出现了那个路牌——

黄泉九路

孤独的路灯光线下，这四个字隐隐发出血红的反光，如墓碑铭文般醒目。荒郊午夜，雨点如飞虫般闪过，似乎穿入了冰雨心里。端着镜头的手微微一颤，能听到牙齿间的战栗。

越野车里的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：“黄泉九路？”

小伙子对长发女孩愤愤地说：“快到家了？这就是你的家吗？”

女孩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吓得快要哭出来了。

“《地狱的第19层》里写到过这个路名！”冰雨说话了，她把镜头对准路牌上的字，“没想到真有这条‘黄泉九路’，我们来到小说里写到过的地方了！”

“不会搞错吧？怎么开到这鬼地方了。”

“别害怕，之所以我们会恐惧，只是因为‘黄泉’‘九泉’之类的词罢了。其实有黄泉九路，就一定有八路、七路，笔直开过去就会找到出路的。”

“不管是哪一路，总之都是‘黄泉路’！”

男人也不管说话是否忌讳了，他转动方向盘向前开去。镜头迅速远离路牌，“黄泉九路”消失在夜色中。

不知又开过多少路口。两边大多是厂房，或者建筑工地，要么干脆就看不清，基本没见过人影。

“等一等！”

端着DV的冰雨叫起来，她调整一下镜头焦距，对准车子右前方。

果然，路边依稀有一个白影浮现，在黑夜笼罩下简直像UFO。

前排的女孩也注意到了：“那是……什么……东西……”

男人将车速放缓，车前灯打足了照向前方。

居然……居然是一个白衣女子！

女子没有撑伞，就这么站在雨幕里，一身白色衣裙，像是终南山古墓派的传人。长长的黑发遮住了她的脸，看不清长什么样子。

随着汽车逐渐靠近，那女子抬起一只手，轻轻挥舞了两下，做出拦车的手势。

“这半夜黑灯瞎火的，她怎么会孤身一人在路边拦车呢？”前排的女孩很是害怕，“我看她有些邪门，不会是强盗的诱饵吧？”

男人踩下了刹车：“肯定是遇到了什么意外，或者——碰上坏蛋了？”

越野车停在白衣女子身旁。冰雨打开右后车门，同时，一阵奇怪的风吹进车厢，将前排女孩的长发吹乱了，车外雨点也随风打在镜头上。将镜头对准车外，只见午夜幽暗的路灯下一袭白衣。

神秘的女子依旧垂着长发，弯腰屈身跨进了车门。

夜视镜头里，白衣女子的脸同样发绿，但要比其他人更浅些。这张脸很漂亮，一双大眼睛引人注目，眉毛和鼻子也很标致。再加上一张年轻的瓜子脸、垂下的乌黑长发、一身如雪的白衣，真似蒲松龄老先生笔下的人物。

她的头发和衣服都淋湿了，脸上有一些深棕色的血斑，嘴角似乎也有这样的血迹，双唇显出另一种可怕的颜色。

长发女孩战战兢兢地回头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会半夜站在路边？”

白衣女子茫然地摇了摇头，眼神中隐藏的幽怨，透过镜头传递到冰雨心底。

“有人欺负你了吗？你脸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”

神秘女子抬起左手，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嘴唇微微有些颤抖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

“看样子她真受到了惊吓，先送她去医院吧。”

开车的男子说：“我连这是哪条路都不知道，怎么找得到医院啊？！”

冰雨在镜头后问：“对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路吗？”

终于，神秘的白衣女子说出了三个字——

“黄泉路。”

冰雨的DV又是一颤，白衣女子的嘴角上扬，目光直视着镜头。

同时车子晃了一下，开车的男子显然也被吓到了。镜头好不容易重新摆稳，车子也继续向前开去。窗外仍然是茫茫无边的雨夜，一些零星的灯光忽而闪过。

前排的女孩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白衣女子依然只说三个字——

“鬼美人。”

这三个字说得异常清晰，车子又猛晃了一下，差点撞到了旁边的行道树。

冰雨原本冷静的声音也战栗了：“你说什么？鬼——美——人？”

白衣的不速之客微微颌首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神秘女子的眼神有些异样，忽然把头靠近了冰雨，眼睛几乎已贴着镜头了。

一个幽幽的女声——

“蝴蝶公墓。”

时间突然凝固。

几秒钟后响起了一阵啸叫，镜头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东西，像毛毛虫一样蠕动着爬过。

前排的女孩尖叫起来，冰雨的镜头也天旋地转——在黑色与绿色不断交替的光影中，男人与女人齐声惨叫，仿佛有人用刀子割他们的肉。

突然，挡风玻璃上出现许多深色污点。镜头前有什么飞来飞去？不计其数的小黑点，像夏夜里扑火的飞蛾，密密麻麻飞向驾驶座。

这时对面闪过一道强光，伴着男女凄惨的尖叫声，隐隐看到一辆大卡车，正穿破雨幕向他们冲来。

瞬间，眼前又一阵剧烈摇晃，同时响起巨大轰鸣。整个世界乱成了一团，鲜血般的液体喷射上镜头。

回到阿鼻地狱——

就在尚小蝶忍不住要喊“救命”时，液晶屏突然变作一团漆黑，耳机里也没有了任何声音，世界末日？

蜷缩在黑暗寂静的女生寝室里，宛如从噩梦中醒来。她摸了摸自己的胳膊，刚才觉得手臂如刀割般疼痛。原来流下来的并不是血，而是一大把冷汗。

还在不停地喘气，窗外吹进来的风更凉了——仿佛车门就开在她身边，视频里神秘的白衣女子，伴着夜风坐到寝室上铺，玉手搭着小蝶的肩膀，献上冰凉如铁的红唇。

小蝶索性披上一条毛毯，再壮起胆子看看电脑。这段视频已全部播放完毕了，总长度23分13秒——故事在地狱中结束。

22点半，宋优还在寝室里上网，曼丽好像已经睡熟了，田巧儿和白露依然不见踪影。没人感到上铺的异样，也没人察觉尚小蝶的恐惧。好像她在另一个世界，笔记本里播放的那段视频，发生在另一个星球。

视频藏在一张光盘里，她把光盘从笔记本里退了出来。

光盘正面就像古代的铜镜，映着她模糊的眼睛和嘴唇……

——●● 6月6日上午5点55分 ●●——

一望无际。

眼前是混沌的宇宙，在天际线的穹顶弯曲处，包裹着白色半透明的次级卵膜；她蜷缩在卵体中央，冰凉的手脚几乎抓在一起，变作沉睡的卵细胞核；周身都是凝胶状的细胞质，充满着微丝和环层板，内质是富有营养的枣卵黄。

这是她的宇宙，时间与空间的“奇点”，等待大爆炸那一刻到来……

2006年6月6日，星期二，凌晨5点55分55秒。

小宇宙引爆。

在0.01秒的世界无限膨胀后，她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
卵生在女生寝室的右上铺。

晨曦透过花布窗帘乍泻，瞳孔失去了眼皮保护，微光如毒箭刺入，视网膜轻轻呻吟。

天花板是虚无的昏暗，五人女生寝室的轮廓已渐清晰——对面上铺隐隐传来田巧儿的欧洲香水气味，自己下铺宋优吃剩的隔夜蛋糕味，曼丽那精致的小零食的诱惑，还有白露那一沓旧书的油墨味。

最奇怪的气味却在自己脸上，浓郁的芳香充塞鼻息，如古寺神龛前缭绕的香烟，又似清明坟头烧剩的冥钞气味。

伸手摸了一下，手指上多了张美丽的脸。

这张脸仅有邮票大小，在红色的背景衬托下，有粉色的脸颊、蓝色的眼睛、棕色的眉毛、卷曲的绿色长发、鲜艳如血的双唇，这是如雕塑般的绝色美女，化上了最浓烈的彩妆，在古希腊戏剧里方可得见。

仅保持了不到5秒钟，这张脸就变成一个骷髅，漆黑的背景上一堆白骨，深深的眼窝燃烧着鬼火。

心头狂跳起来，手指也僵在半空。任由美女与骷髅的脸庞，不停来回交替。

寝室里又亮了些，迷糊的双眼睁得更大，才发现美女与骷髅两边都存在，只

是不断扑扇着翅膀。

一只蝴蝶。

停在她左手指尖上的，是一只蝴蝶。

美女与骷髅——蝴蝶两片翅膀上的图案。

这只蝴蝶身长相当于两张大头贴，双翅展开还要大。头部是白色的，前端长长的触须火红，整个躯干和脚纯黑，细看还有许多绒毛，一对大大的复眼，正如人一般凝视着她的双眼。

最奇特的是它翅膀上的图案——

左边翅膀上是一张美女的脸庞，竟和化着彩色浓妆的人类美女一模一样。

右边翅膀上却是一个人类的骷髅头，黑底白骨似乎刚从坟墓里挖出来一样。

一边是鲜艳的生命，一边是恐怖的死亡。

人类生命的两极，同时呈现在这只蝴蝶的一双翅膀上。

缓缓摇了一下手指，这不速之客竟丝毫不怕，翅膀上闪闪的彩色鳞片，发出幽魅的香气。

于是她用力挥舞左手，蝴蝶从指缝间轻巧地逃走了，停在寝室写字台上。美女与骷髅交替变幻，仿佛发出某种挑衅。

她戴上眼镜，披上外衣，光着脚丫爬下上铺，幸好没吵醒室友。她轻轻扑向写字台，几乎抓住蝴蝶的一刹那，它又一次逃之夭夭，飞上了门把手。

穿上凉鞋抓过去，蝴蝶灵活地飞开；在抓住门把手的同时，门开了一条小缝，它如薄纸片般飞了出去。

女孩追出门去，清晨6点阴冷的女生楼，青灰色的走廊不见一个人影，只有那鲜艳的蝴蝶，忽上忽下地飞舞。

当她追到楼梯口时，蝴蝶摇摇摆摆飞下了楼梯。她紧紧跟着蝴蝶，一口气冲出了女生宿舍楼。

当所有人都在梦里时，她却在清晨的露水中，追逐一只奇异的蝴蝶。它在眼前翩翩飞舞，几度伸手要抓到，却差之毫厘功亏一篑。

蝴蝶调皮地扇动翅膀，一路留下暗香，飞出了S大宿舍区，但它既不飞高也不飞远，一直保持在她视线之内，真是个狡猾的家伙。

踏过潮湿的小径，她跟着蝴蝶来到学校花圃——“蝶恋花”，这里就是它的